

從明清老萬山地名遷徙 看澳門海防因素

郭聲波* 方靖** 魯延召***

“海盜巢穴”老萬山的地理位置在明清時期所指不同，其在明代所指並非如後來清代所說以及現代學術界所傳承的指今珠海萬山列島中的大萬山島，而是今香港的大嶼山（大濠島）。筆者通過對明清文獻進行比較分析，對老萬山的地名遷徙現象及其原因、背景進行思考，並從新的角度探討其遷徙背景下的澳門海防因素。

廣東珠江口南部的諸山諸島，明代始陸續見載於地方輿圖，但許多地名今已不見，或與今地名位置不同，如葡萄牙人早期泊口屯門之地望、海防戰略要地雞棲、冷水角之位置等，明清文獻及現代學術界皆有分歧，致使一些問題不能深入討論下去。

有着“海盜巢穴”之稱的老萬山，是明清時期“禦海洋”策略下廣東中路海防的戰略要地，但其真實地望，已被部分清代學者及現代學者所誤解。因此，筆者擬對此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找出誤解出現的原因，並對老萬山遷徙現象反映的歷史背景提出自己的解釋，進一步闡述老萬山涉及的澳門海防戰略地位因素。

老萬山地名的遷移

在瞭解“澳門地形”時，我們經常會看到這樣的常識：“十字門外，聳立着蒲台石、老萬山等眾多島嶼和礁石。”⁽¹⁾

老萬山，歷史地名工具書有如下解釋：

* 郭聲波(1959-)，四川瀘州人，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歷史地理研究。

** 方靖(1973-)，湖北咸寧人，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 魯延召(1980-)，河南許昌人，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老萬山，即今廣東珠海市東南大海中大萬山島。（《明史·地理志》）

東莞縣有老萬山。（清康熙《新安縣誌》卷三）在大溪山西南洋海中。周回過於大溪。林木菁森。昔萬賊巢此，故名。《方輿紀要》卷一〇一新安縣“大溪山”條謂大萬山“明初有萬姓者統其眾，今亦呼為老萬山。”清雍正時建炮臺。⁽²⁾

今天各種地理、地名書籍大體皆作如是記載，也就是說，我們所理解的老萬山即是今萬山列島中的大萬山島。這種觀點，可以上溯到清初，如康熙《皇輿全覽圖》[圖1]⁽³⁾、雍正《海國聞見錄》附圖[圖2]⁽⁴⁾已如此標繪，乾隆《大清一統志》卷三三九“大溪山”條引《舊志》云：

大溪山，在新安縣南百餘里，週二百餘里，為急水、佛堂二門之障，又有老萬山，在大溪西南大洋中，其周廣過於大溪，林木森鬱，明初有姓萬者居此，故名。

可見，由於該島為產鹽之地，島上居民不事農桑，不服國家徭役，以捕魚、煮鹽為生。鹽民走私活動極為嚴重，且屢禁不止。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政府派軍隊至大奚山緝捕鹽梟。鹽梟及島上副彈壓官高登率眾反抗，“嘯聚為亂”。因此，就後來明代“萬姓巢居”的地方特徵而言，早在南宋時的大嶼山已完全具備認知的歷史條件，至少上述文獻記載的大奚山在宋代就是大嶼山。(7)

理清這一基本點，再看明代文獻所說的“大奚山”，其位置與“宋慶元間，嘗作亂，提舉徐安國討滅之，遂墟其地”事情關聯。由是，宋、明兩代大奚山所指相同，不可能是第二個大奚山，且明代文獻輿圖在今大嶼山處多以“大奚山”標識。(8)清代文獻輿圖亦曾用名“大漁山”、“大魚山”、“大俞山”、“大姨山”，“漁”、“魚”、“俞”、“嶼”、“姨”諧音。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大奚山”一名雖沿自明代，但一些早期文獻卻誤以為“大奚山”為大萬山島，如印光任等《澳門紀略·形勢篇》云：

大奚山，有三十六嶼，週三百餘里，居民不隸徭徭，以魚、鹽為生。宋紹興間，招降之，刺其少壯者充軍，老弱者放歸，去寨有水軍使臣及彈壓官。慶元三年，鹽禁方厲，復嘯聚為亂，遣兵討捕，墟其地，以兵戍之，未幾罷。後有萬姓者為首長，因呼今名。雍正七年，兩山各設炮臺，分兵戍之，及瓜而代，與大嶼山屯哨為犄角，則澳門、虎門之外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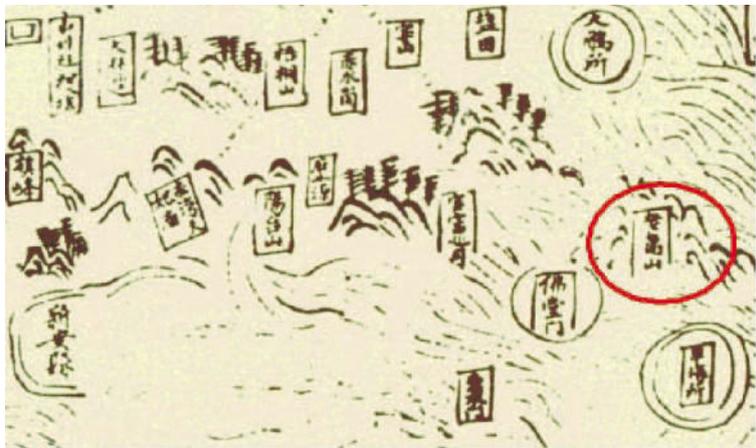
因此筆者認為，明清兩代所說的“大奚山”，本是今天香港西南部、珠江口東側的大嶼山，其名始見於宋，由於明代“萬賊巢此”，“老萬山”遂成為“大奚山”的別名。這是我們要明確的第一點，即老萬山在明代實際是大嶼山，不是今大萬山島。萬曆元年(1573)分東莞縣南部置新安縣以後，原屬東莞縣諸島劃歸新安縣。清代文獻在對前

代文獻輾轉傳抄過程中，把“老萬山”單獨詞條介紹的同時，斷章取義地將“明初有萬姓者統其眾，今亦呼為老萬山”這類原屬於“大奚山”(大嶼山)的類似文字張冠李戴附錄於《新安縣誌》甚至《香山縣誌》後，導致“老萬山”與“大奚山”分為兩島，造成“大奚山”在東莞縣南，“老萬山”在新安縣南的印象，換句話說，老萬山地名由此出現了由北向南的遷移現象。

考究這種現象產生的時間，於明萬曆初新安建縣後即已出現。如萬曆七年劉堯誨續補的《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三〈全廣海圖〉中，“屯門澳”地名下有數行文字：“此澳大，可泊東南風。至老萬山二潮水，至九洲一潮水，至雞公頭半潮水，至急水門五十里，至虎頭門一潮水。”據此推算，此“老萬山”一名已移至今大萬山島(關於古代“潮水”里程推算，得到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院施存龍研究員悉心指教，特此致謝)。另外，澳門地政局所藏一幅畫於明末的西方地圖也將大萬山島標注為“Lobang”[圖3]，與清初老萬山別稱“魯漫、魯萬”相近。不過，這種情況尚不多見，並且有關萬曆年間海事的記載仍以大奚山為老萬山，如毛奇齡《西河全集》卷一五〈蠻司合志〉云萬曆時，“指揮徐瑞陽往老萬備倭，把總張容正往虎門，參將楊為棟、白翰紀備外海，遊擊沈



[圖3]明末西方地圖對今大萬山島的標註：“Lobang”。



[圖4] 明崇禎《東莞縣誌》附圖（此圖左北右南，其中老萬山緊靠佛堂門南）

茂、指揮王權備內海。”即當時老萬山尚不在外海，明末地圖亦然，如[崇禎]《東莞縣誌》附圖[圖4]，即將老萬山標畫於佛堂門南面不遠處。

由此看來，從萬曆初新安設縣到清初，對老萬山的位置有兩種說法，這表明該地名的遷移在明清之際尚未定型，大概還處於一個過渡階段。直到清康熙以後，才比較一致的將老萬山定於今大萬山島。

我們要明確的第二點是，從明代輿圖文獻資訊來看，大萬山島在當時已有自身的標識，即“南亭山”，並不是“老萬山”。舉例如下：

一、明代輿圖如《鄭和航海圖》[圖5]⁽¹⁰⁾、《鄭開陽雜著·廣東八》圖[圖6]⁽¹¹⁾、萬曆《乾坤一統海防全圖》[圖7]⁽¹²⁾等，皆在香山縣南標有海島“南亭山”，而且“南亭”與“大奚”在有明一代並存。清代同治、光緒《香山縣圖》在大萬山島旁標有“南寧門”，據說大嶼山（即明老萬山）南數十里內，有地名曰盧亭，“俗傳為盧循之後，能入水捕魚鮮食，以棕葉竹籐為衣”⁽¹³⁾，則“盧亭”當即“南亭”淵源。“亭”又似“寧”，“南寧”當沿自南亭，為明代遺留下來的南亭地名痕跡，因此可知明代南亭山、清代南寧門皆指今大萬山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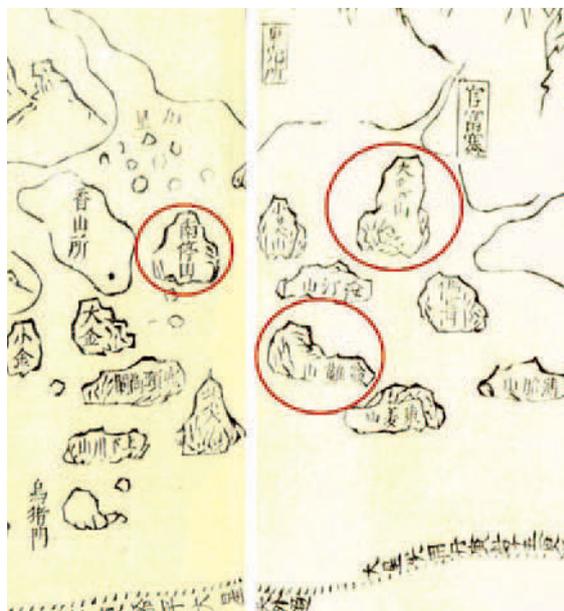
二、明清文獻記載習慣性表述有“南亭竹沒山”，其實即是“南亭山”、“竹沒山”的統稱，是兩個山，而竹沒山即是今竹洲，那麼很明

顯，南亭山就是竹洲相距很近的今大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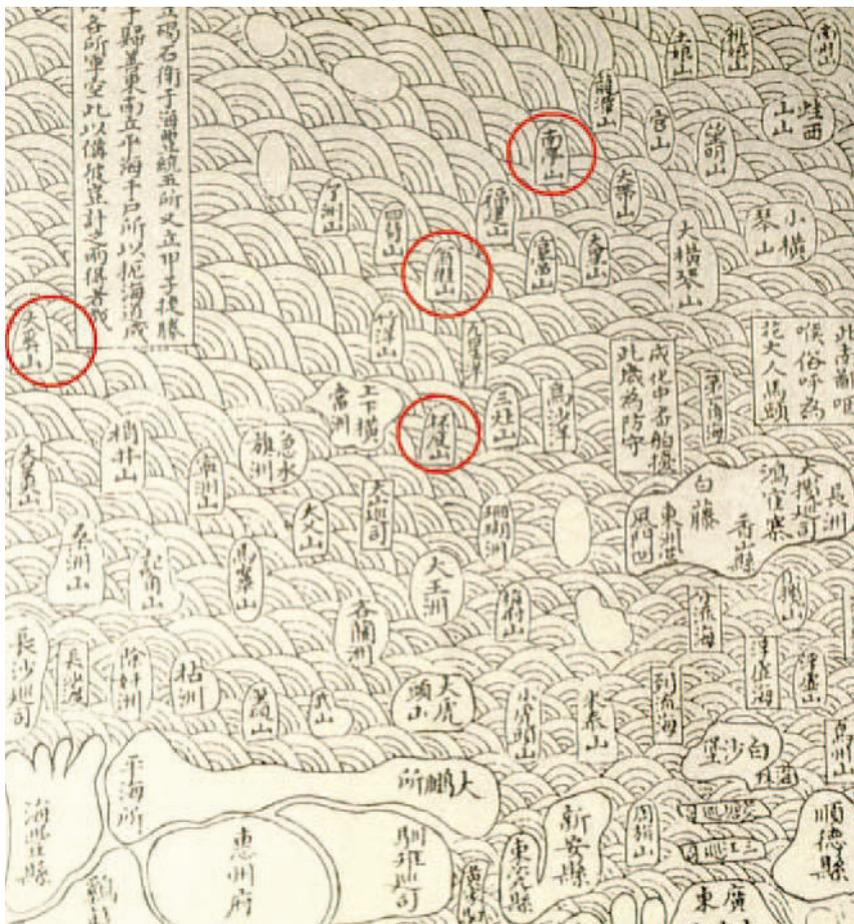
三、明人記載：“暹羅國（今泰國）在南海中，自東莞之南亭門放洋、南至烏瀝、獨瀝、七洲星。”⁽¹⁴⁾可知，南亭山的位置當在珠江口最南面，為出外洋之境界。這與清代所述“中外諸洋，以老萬山為界。老萬山以外汪洋無際，是為黑水洋，非中土所轄”⁽¹⁵⁾及“老萬山在粵極南山之外，即汪洋無際，八達四通，為各國夷船入粵必經之路，故此山為粵洋第一重門戶”⁽¹⁶⁾吻合，即進一步印證了明代南亭山即是清代的的老萬山。

我們要闡明的第三點是，從海防戰略區域劃分地理位置來看，明代的老萬山更適合指大嶼山。

《籌海圖編》卷三〈廣東事宜〉提及中路海防時說：“其勢必越於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為尤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為巢穴，乃其所必由者。”從其提及的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虎頭



[圖5] 明宣德《鄭和航海圖》局部(其中南亭山位置太偏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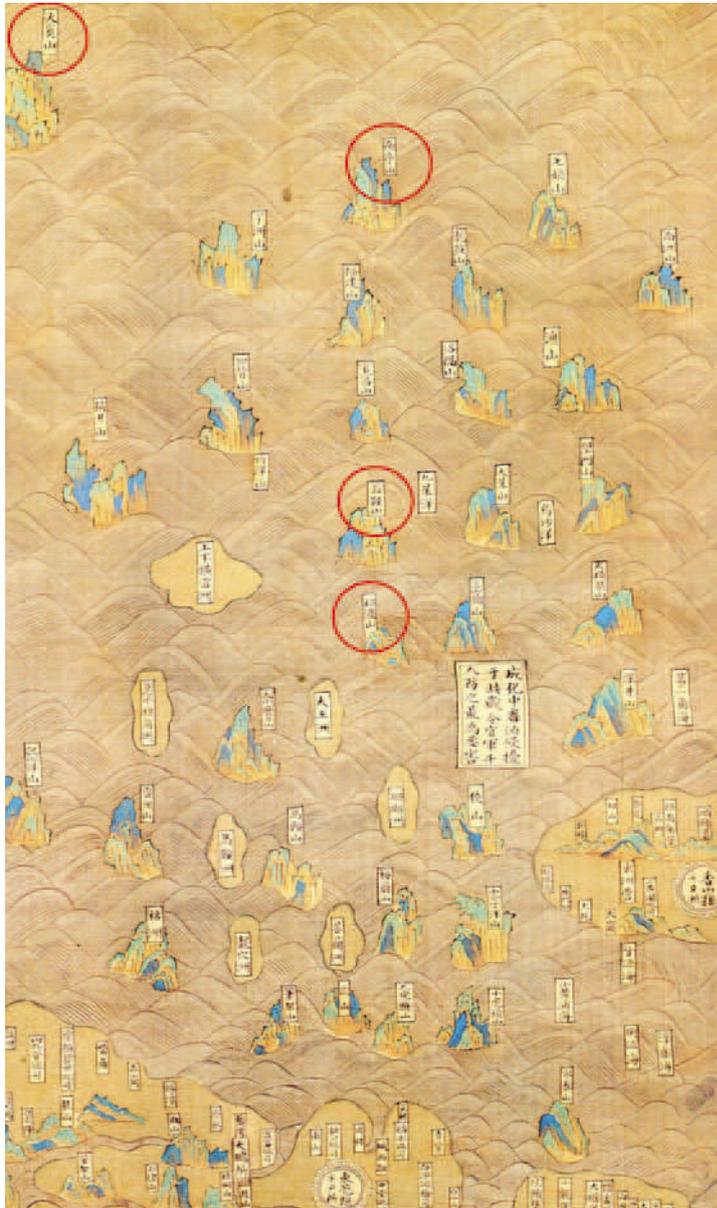
【圖6】明嘉靖〈鄭開陽雜著·萬里海防圖〉局部(其中大溪山位置太偏東)

門、南頭一系列位置來看，老萬山自然當屬於這個區域範圍。其中，屯門、佛堂門、虎頭門、南頭的位置比較清晰，雖屯門具體位置有所爭議，但都應在今大濠水道以北區域，《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五〈輿圖〉在急水門、大小磨刀北，禾倉角、南頭寨東標有“雞棲澳”，即為雞棲，冷水角未有標識，而《防海輯要》卷一〈廣東洋圖〉中標註有“冷水茫”地名，另據明代文獻如《籌海圖編》卷三〈廣東兵制·沿海烽埃〉記有“冷水烽埃”，《粵大記》卷三二所附海防輿圖示有“冷水村”，地理位置在今香港南部聖山與龍鼓村之間沿海地帶。筆者認為此處所提防海要地之“冷水角”即此，其地理位置也在急水門以北附近不遠。所以，老萬山不大可能指遠超越該區

域之外的相距甚遠的今大萬山島，更合理的解釋是指位於今“龍鼓水道、馬灣海峽、藍巴勒海峽、維多利亞港”一線(相當於明清時期習慣上所用“急水門、鯉魚門、佛堂門”一線)的大嶼山。

綜上，筆者認為：“老萬山”明代文獻均指東莞縣及之後新安縣所轄“大溪山”別名，即今香港大嶼山，而此時今大萬山島時稱“南亭山”。有明一代，“大溪(別稱老萬)”是與“南亭”並存的兩個島嶼；直到清初康熙年間，老萬山之名始單獨移於今珠海萬山列島(即大萬山，明之“南亭”)，“大溪”始成為與“老萬”並存的兩個島嶼，

而“南亭”一名遂湮。清代輿圖往往把老萬山標識在大溪山附近，甚至與梅蔚山更為毗鄰，這應該是受明代指定老萬山為大溪山的影響。在珠江口南部，明萬曆元年析東莞縣置新安縣後，因文獻記載體例及作者因循舊志、輾轉傳抄等原因，出現了以東莞縣城為坐標的道里資料和以新安縣城為坐標的道里資料並用、混用的情況，由此引發了一些地名的混亂，主要是一名多地，或地名南移。如屯門、杯渡山，本在深圳南頭、南山，後移於香港屯門、青山；“翁鞋”一名，明代及清初輿圖皆指今隘洲，而至清中期，隘洲被稱為“北塢”、“勿洲”，廟灣島卻被稱為“涌鞋”，廟灣島與北尖島之間的海峽被稱作“滙崖門”。⁽¹⁷⁾ 清康熙年間對新安縣的短暫撤銷與恢



[圖7] 明萬曆《乾坤一統海防全圖》局部(其中大嶼山位置太偏東南)

復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一情況，老萬山的地名遷移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孕育產生的。

老萬山地名遷徙背後的澳門海防因素

大嶼山、大萬山，明清兩個不同時期的“老萬山”，一個位於珠江口東側、一個位於珠江口

最南側。今天看來兩個海島的地理位置都重要，但明清兩代不同的時代背景(包括海防條件、海防策略等)造就了這兩個海島的海防戰略地位在受重視的時間方面存在先後的差異性。

首先，從當時的客觀海防條件來看。我們注意到，有明一代，雖然統治者已開始意識到海島作為大陸的天然屏障的重要作用，但由於各種原因，實際設防的海島並不多，而且基本上分佈在近海領域的沿海島嶼。在這種背景下，大萬山島雖然身為珠江口外最高山，地理位置重要，但由於其位於珠江口最南端過於遠洋，以致“文臣無下海者，則將領畏避潮險，不肯出洋。將領不肯出洋，而責之小校，水卒則亦躲泊近港，不肯遠哨”⁽¹⁸⁾，因而明代祇作地理標識“南亭”卻未及設防。清初為了防禦鄭成功的抗清活動，清政府在東南沿海實行“遷界”，把海島及沿海地區居民逼遷內地。收復臺灣之後，隨着臺灣設府，海防視野開闊，海洋管理意識有所增強，加之康熙朝以來中西科學技術的發展帶來海疆地理認知度的提高，這就使得清代“禦海島”的範圍較前代擴大。

其二，從海防策略來看。自明代中葉開始，政府對廣東沿海地區的海防體系進行了戰略規劃，這時廣東沿海防衛分為三路：東路(潮、惠二府)、中路(廣州府)、西路(高、雷、廉三府)。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¹⁹⁾可見，明代官員針對當時海防的主要對象“倭寇”的侵犯情況，把防範

的重點設在了東路，即今天的潮州、惠州。一旦東路不守，則“其勢必越於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為尤甚……，南頭宜特設海道駐紮，居中調度，似有以扼嶺南之咽喉矣。”因此，東莞及後來析置的新安縣所轄今深圳、香港南部一帶由於濱臨東路而成為中路海防的重點，大嶼山(老萬山)這個明代“海盜巢穴”之地，亦是當局關注的焦點。

到了清代，海防戰略劃分雖然基本上“前承明制”，但由於海防的主要對象發生了變化，倭亂逐漸消弭，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殖民主義者東侵的不斷威脅。所以，統治者日益感受到防夷之責日重，“恐將來西洋有反主為客之形，紅毛成有挾而求之勢，則意外生變，無有窮期”⁽²⁰⁾，越來越強調中路廣州海防的戰略意義。“言粵東海防者，以廣州為中路，而廣州海防，又以香山為中路。左則東莞、新安，右則新會、新寧，必犄角之形成、應援之勢便。”⁽²¹⁾正是由於廣州最前哨“香山最要”的這種“犄角之形”、“應援之勢”，大萬山島(老萬山)的戰略地位才在真正意義上開始得到有效重視，這也是清政府調整中路海防策略的具體措施的一個表現。因此，將明代中路海防的外緣從大嶼山一線南移到今大萬山島一線就成為必然。

從以上明清兩代不同的歷史時代背景分析可知，明清兩代兩個老萬山——大濠島、大萬山島的先後出現，主要與明清兩代廣東海防策略的微調有關，而老萬山地名遷徙現象的產生也似乎歷史性“巧合”地告訴了我們

這一點。不同的是老萬山地名的遷徙產生於民間意識，以訛傳訛把具有“海盜巢穴”象徵的防禦重地由新安的大嶼山搬到香山的大萬山，這也恰好反映了新的老萬山(大萬山)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當局這種對老萬山的重視，與其說是針對香山，不如說是針對“民夷雜居，易生罅隙”之地的澳門[圖8]。

清代香山縣在整個廣東中路海防中突出的戰略地位得到空前重視，《海國聞見錄》載：

廣省左捍虎門、右扼香山。而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實為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共域澳門，外防番舶，與虎門為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視哉？外出十字門而至魯萬，此洋艘番舶來往經由之標準。



[圖8]明清之際珠江口南部地名遷徙與海防戰略變化的關係

“魯萬”即“老萬”，亦名魯漫山⁽²²⁾，正是由於香山“共域澳門”、“外防番舶”的特點，這種潛在的“澳門海防因素”才提高了香山的海防地位，更直接提昇了清代老萬山(大萬山島)的戰略地位。故清人有云：“廣州海防，以香山為要，而香山海防，尤以澳門為要。”⁽²³⁾

那麼究竟在老萬山地名遷徙背景下是甚麼樣的“澳門海防因素”呢？

我們知道，早在明代，就將當時管理沿海對外貿易的廣東市舶提舉司遷至澳門。清代前期，由於省會廣州其它地區港口的不振，澳門(蠔鏡)成為當時唯一保持活躍的貿易港口：

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濱之灣環者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廣百餘里，諸番互市其中。嘉靖間，諸番以浪白遼遠，重賄當事求蠔鏡為澳。蠔鏡在虎跳門外，去香山東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灣，海水環之。番人於二灣中聚眾築城，自是新寧之廣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門，東莞之虎頭門、屯門、雞棲諸澳悉廢，而蠔鏡獨為舶藪。⁽²⁴⁾

隨着澳門貿易地位的提高及其在國際上的巨大影響，清統治當局為了利用澳門港口的價值，且以澳門為廣州外港來防夷人侵擾省會，因而十分注重澳門地理形勢的研究及澳門海防的安全。澳門雖為香山縣一隅，彈丸之地，“然其地孤懸海表，直接外洋，凡夷商海舶之來粵者必經此而達”⁽²⁵⁾，這種客觀地理形勢使得“海防之防澳夷也，時愈久，則患愈迫”⁽²⁶⁾。

為了加強對澳門葡萄牙人的防禦，早在明代天啟元年(1621)，政府就在距澳門北部數里之遠的香山縣前山建寨駐軍防守，是為“前山寨”，並設立參將府，從水陸兩路控扼澳門。清雍正九年(1731)在前山寨設立縣丞衙門，是為“前山縣丞”，作為縣政府的派出機構，以“察理民情，以專責成”。乾隆八年(1743)，由於當地官員提

出“夷人聚居之地，海洋出入，防範不可不周，現駐縣丞一員，實不足以資彈壓”，於是又在香山縣丞之上，再增設職權更大的“澳門海防軍民同知”以“專理澳夷事務，兼管督捕海防”，並規定縣丞衙門與澳門駐軍均由澳門同知指揮。⁽²⁷⁾按照清朝官制，同知是府的副職，正五品。常駐澳門的官員由副知縣陞格為副知府，說明澳門地位的重要性已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視。⁽²⁸⁾

可見清康熙以後，特別是雍乾時期，廣東當局對澳門的海防事務尤其關切。需要注意的是，這種關注不僅是對澳門本身的防禦，更體現在對澳門周邊地區部署軍事防禦。而此時，萬山、東澳海域作為外敵入侵、戰亂頻繁之地，其戰略價值在澳門海防因素的帶動下脫穎而出。

大萬山島在澳門東南九十里，“自澳門望之，隱隱一髮”⁽²⁹⁾，具有靠近澳門、防禦澳門東大門的優越地理位置。薛蘊〈鑿門記〉說，澳門“東南百里間，為老萬山，孤島具營壘”、“澳夷出入洋，則不於虎門，於十字門，二門俱斜直老萬山”；張甄陶〈澳門圖說〉又說：“以澳門形勝論之”，“守老萬山，則諸番舶皆不得入內港”，對其設防，提高其戰略地位，可以作為對澳門周圍地區部署軍事防禦的一個戰略棋子，從而達到進一步加強管治澳門海防力量的目的。

萬山島對澳門的防禦作用雖然有針對性，但不是單一的，而是與其它島嶼一起呈現環狀防禦結構。文獻記載：

閩浙、江南等省前往南洋貿易船隻，均自粵省之虎門協經由老萬山一島出口，是虎門、老萬山等汛，實為洋船出入要隘。⁽³⁰⁾

凡番舶入廣，望老萬山為會歸。西洋夷舶出老萬山而西，至香山十字門入口。諸番國夷舶由老萬山以東，由東莞縣虎門入口，泊於省城之黃浦。⁽³¹⁾

老萬山，珠江第一重外障。當西南風時，南至之船，非取道於此，即駛入於香港。⁽³²⁾

如上述可知，清代萬山島(老萬山)既是東西洋溝通的要隘，又是構築澳門、虎門、大嶼山防線的“第一外障”，附近既有通往澳門的最便利航道，也有靠近香港的優越地理位置，正所謂“此洋艘番舶來往經由之標準”⁽³³⁾。

老萬山的軍事佈防始於清雍正七年(1729)，當時修築有兩處炮臺，“萬山東澳、萬山西澳兩舊炮臺，在老萬山島上”⁽³⁴⁾，並派兩艘巡洋船隻在東西兩炮臺間海面把守⁽³⁵⁾，此外，仍建營房二十二間⁽³⁶⁾。從此，海防作用得以正式發揮。

由於珠江口的萬山群島屬於典型的基岩島，島上崗丘起伏，谷地平地不多，島周邊為岩岸，礁石密佈，且淡水豐富。老萬山炮臺的修建屬於典型的“海島暗炮臺”。從有關記載來看，老萬山海島暗炮臺具有易守難攻的特點，故時人有感慨：“得老萬山足以守，防香山之老萬山，猶防新安之大嶼山也。”⁽³⁷⁾可見，此時的老萬山已非昔日的南亭山，其戰略地位已與新安海防重地大嶼山相媲美，清中葉以來，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一直為列強所覬覦，如《廣東海防匯覽》卷三〈輿地〉記載：

乾隆五十八年，英咭喇使臣請賞給附近珠山海島一處及附近廣東省城小地方一處居住，窺伺之意於此已露其端。至嘉慶七年，泊兵於雞頸洋，欲在老萬山居住，又越數年，彼國為法蘭西所敗，急思報復，在老萬山外截掠法蘭西及呂宋貨船，不使至粵，狡焉思逞，桀傲難馴，其意以為西洋夷得居澳門，免納貨稅，彼國市易為數較多，欲盤踞老萬山，以遂其牟利之計，因之，拒截他國俾貿易，稀少則彼可以堅其壟斷，用是詐謀百出不如所欲，遂有嘉慶十三年籍保護澳夷為名陰圖佔據之事故。近年於大嶼之東湧口添建所城，多置兵員，移守備駐紮，實因逼近老萬山，宜並加意防範耳。然則老萬山與大嶼其兵防均不可一刻疏懈，今大嶼既設重兵而老萬兩炮臺駐防兵員為數無幾，況此地有淡水、泉脈可恃，不煩載運，更屬險隘天成，不可不預為遠慮，籌海者尚加之意可矣。

上述事例強有力地印證了西方列強英國對萬山列島的窺伺之意、盤踞之心以及陰圖佔據之實。清政府已意識到這一點，提出“老萬山與大嶼其兵防均不可一刻疏懈”，為配合老萬山的海防效果，特意又加強了其右翼大嶼山的軍事防禦。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老萬山作為珠江口最南端的前沿海島，其戰略地位雖然主要考慮到澳門海防因素，得益於澳門海防地位的提昇，但在具體設防時，形式上採取了香山、新安、東莞三縣的聯合協防，這從在雍正七年正式設置海防部署之時，又輪遣香山、虎門、大鵬三協營官兵屯戍，皆以澳門同知參與其間可知。在這種環型防禦體系中，老萬山這顆棋子的佈局與新安、東莞、香山三縣之間的海疆、海防規劃密切相關，並且在此控遏省會咽喉命運的三縣之間起着某種戰略平衡作用，這一點從大萬山的海疆沿革亦可管窺一斑。

大萬山(明稱南亭山)，在明代歸屬東莞縣管轄，如《(天順)重刻盧中丞東莞舊志》卷一〈海島山洲〉中列有“南亭山”，嘉靖《香山縣志》卷一〈風土志〉所載“不在版圖者，其諸島今列於左”也有“南亭山”。清前期大萬山才由新安縣逐步改歸香山縣管轄，前已考證時間當在康熙以後，乾隆《香山縣志》卷一〈山川〉中雖有“其在南洋諸島”而未見康熙《香山縣志》卷一〈輿地志〉其後所附“不在版圖”字樣，且同時期《海錄》一書記載“老萬山”時說“東山在新安縣界，西山在香山縣界”⁽³⁸⁾，至嘉慶時期文獻又記載老萬山“海面屬香山”⁽³⁹⁾，嘉慶以後所編的諸《香山縣志》輿圖中，也明確標示“內伶仃島—榕樹頭—三牙排—竹洲”一線為香山與新安兩縣的分界，老萬山在其左，已完全容納到香山海域。

清代的老萬山曾一度被視為新安、香山兩縣海疆劃界敏感區域。早在明代，無論香山的澳門還是更西的浪白，都歸新安縣“南頭寨”巡防。而到了清代，香山“前山寨”將原南頭寨負責的

伶仃洋西部海域，澳門地區及周邊的萬山列島接管過來，這不僅使香山海疆防禦範圍擴大，而且使香山與新安、東莞之間水師巡哨的地域更加合理化。

總之，明清兩代兩個老萬山——大嶼山、大萬山的先後崛起，與明清兩代廣東海防策略的調整有關。“老萬山”地名遷徙雖然緣於民間的以訛傳訛，把具有“海盜巢穴”象徵的防禦重地由新安的大嶼山搬到香山的大萬山，但這種錯誤卻成為廣東地方官員調整海防戰略的藉口而得到默許和承認，恰好反映了新的老萬山(大萬山)的軍事重要性。

【註】

- (1) 黎小江等：《澳門大辭典》頁2，廣州出版社1999年版。
- (2) 如史為樂等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頁90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 (3) 採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選編《澳門歷史地圖精選》第16圖，華文出版社2000年版。
- (4)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臺灣文獻史料叢書》，臺灣大通書局2000年影印本。
- (5)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八九〈大奚山〉，中華書局1992影印本。
- (6) [明]黃佐：《廣州志》卷一二引〈舊志〉，廣州中山文獻館藏嘉靖殘本。
- (7) 這樣的觀點已有學者認同，如林天蔚〈南宋時大嶼山為徭區之試證〉(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報》1964年3卷第2期)一文。
- (8) 15世紀中葉成圖的〈鄭和航海圖〉(見明茅元儀《武備志》)中，大奚山之西、伶仃山(外伶仃島)西北劃有“小奚山”(小俞山)，從方位及島嶼大小推測，可能相當於今之桂山島。
- (9) [清]蔣伊等：《(康熙)廣東輿圖》卷二〈新安縣圖〉，《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 (10) 《鄭和航海圖》標作“南亭山”，按“盧亭”應為“南亭”淵源，疑“亭”為“亨”之誤，當以“南亭”為是。
- (11) 編纂出版於清康熙年間的《鄭開陽雜著》，所收地圖基本上由鄭若曾(開陽)繪製於明嘉靖年間，也可算作明代輿圖。
- (12) 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載，文物出版社1995版。
- (13) [清]舒懋官等：《(嘉慶)新安縣志》卷四〈山水略〉，《中國方志叢書》。
- (14) [明]黃衷：《海語》卷上〈風俗〉，《文淵閣四庫全書》。

- (15) [清]方浚師：《蕉軒隨錄》卷八，中華書局1995點校本。
- (16) [清]盧坤等：《廣東海防匯覽》卷三〈輿地〉，《清代兵事典籍檔冊匯覽》。
- (17) 郭聲波、魯延召：〈明清東莞、新安縣屬珠江口東南部諸島名實研究〉，《明清珠三角(東莞)區域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18) [明]鄭若曾等：《籌海圖編》卷一二〈禦海洋〉，中華書局2007版。
- (19) [明]鄭若曾等：《籌海圖編》卷三〈廣東事宜〉，中華書局2007版。
- (20) [清]田明曜等：《(光緒)香山縣志》卷八〈海防〉，《中國地方誌集成》。
- (21) [清]盧坤等：《廣東海防匯覽》卷三〈輿地〉，《清代兵事典籍檔冊匯覽》。
- (22) [清]謝清高等撰，安京校釋：《海錄校釋》頁3，商務印書館2002版。
- (23) [清]田明曜等：《(光緒)香山縣志》卷八〈海防〉，《中國地方誌集成》。
- (24)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澳門〉，中華書局1985年點校本。
- (25) [清]印光任等：《澳門紀略·後序》，(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影印本。
- (26) [清]田明曜等：《(光緒)香山縣志》卷八〈海防〉，《中國地方誌集成》。
- (27) [清]印光任等：《澳門紀略·官守篇》，(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影印本。
- (28) 黃鴻釗：〈鴉片戰爭前中國政府對澳門的管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2期。
- (29) [清]印光任等：《澳門紀略·形勢篇》，(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 (30) [清]慶復：〈仍准各國船隻來粵貿易折〉，《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一)》。
- (31) [清]張甄陶：〈澳門圖說〉，《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 (32) [英]海軍海圖官局編，[清]陳春彭譯：《中國江海險要圖志》原卷二上，《中國邊疆史志集成》。
- (33) [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天下沿海形勢錄》，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點校本。
- (34) [清]張之洞：〈廣東海圖說〉，《中國邊疆史志集成》。
- (35) [清]關天培：《籌海初集》卷一〈查勘虎門扼要籌議增改章程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版。
- (36) [清]祝准等：《(道光)香山縣志》卷二〈建置〉，《中國地方誌集成》。
- (37) [清]祝准等：《(光緒)香山縣志》卷八〈海防〉，《中國地方誌集成》。
- (38) [清]謝清高等撰，安京校釋：《海錄校釋》頁1，商務印書館2002年點校本。
- (39) [清]舒懋官等：《(嘉慶)新安縣志》卷四〈大奚山〉，《中國方志叢書》。